

六子書

巳



莊子第八卷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_匹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
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
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甚於辯也將安鑿垣墻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
為盜日中穴_不齧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
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南榮_疇楚然正坐曰若_疇之年者已長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
楚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
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卵
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
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
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
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
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
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鞮者

不可繫而捉將內捷韜內韜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外內韜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
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
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
子終日嗥而益不嘍於邁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捥齟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

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會乎地而交
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
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
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鈎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

窮者物入焉與物具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鏌鋸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

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无
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者封也非一也有生黷烏感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臚者之有臚音
臚音姑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
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
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
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蝸與鸞鳩同於同
也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无親至
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充爲而无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音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

則者侈救經反畫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韜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跬_巨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宿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无鬼曰无

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目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

譙之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馯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故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

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

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
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
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
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閹也
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也子也而未始
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閹者夜半於無人之

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焉路慢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
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繁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怠使之治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
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
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
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
而齊國之衆王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
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
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
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
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
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謚實不聚名不
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

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靡
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爲我
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
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

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元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薄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蠹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

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
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
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
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以
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羊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
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

也枯梗也雞靡於容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
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
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
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
以爲未始其撓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
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
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
义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不

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
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
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
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不可以无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
可不謂有大揚摧音乎闔不亦問是已笑惑然爲以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
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擗音鼈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
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
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闕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
性也復命搔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
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
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
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
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渝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
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歲
 无内无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
 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也 有梁於梁中
 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悄然若
 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也也吹劔首者快音

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決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孰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崔嵬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

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令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

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

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
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
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
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
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
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
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无窮吾求之
未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莊子第九卷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干
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
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階
而無所逃墮黯惇黯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警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於是乎有僨音頽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
公子爲大鈎巨緇音緇五十犗音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曰口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棄巨鈎

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侷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涿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輕才諷說之
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鮒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
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
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巖音巖儒以金
推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

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又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頽胸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旦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鷄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

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

徹爲鷗口徹爲井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无空虚則婦姑執溪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諂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昔媿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

以賊尸楷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
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
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
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
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
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致齟齬止

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无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適惡乎其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

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
 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
 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
 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
 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
 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
 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
 請問其故老子曰而誰視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爇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會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音平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
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及
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
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
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
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
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
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
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起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
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

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
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
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及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

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
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
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糾而表素軒車
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
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
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緹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

欵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在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无位而不作音昨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其德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於魚乙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
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
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
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恥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刺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
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
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
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
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土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

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
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
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
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
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
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
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
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
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
上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
德衰其益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
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
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宄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作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士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吏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其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
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无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
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
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
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

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
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
奢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
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了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
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
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邪孔子仰

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无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

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别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平湯放桀武

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
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
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
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无爲君子從天之
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
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无轉而行无成而
義將失而所爲无赴而富无徇而成將弃而天比于
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

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
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无足
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
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上焉是
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
去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
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
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无足
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
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
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
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
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不

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追外也反監之度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興名譽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
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

筦籥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第九卷終

莊子第十卷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无敵矣莊子

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十六人使奉劍
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矣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
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
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
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願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挾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
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
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
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
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

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
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
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巧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
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
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

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
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
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
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
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
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

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
車而問曰由得爲役父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
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位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再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
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

所患夫譽人特爲倉粟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粟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旣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搔而本才又无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

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
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无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
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其冥乎无
何有之鄉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
在豪毛而不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

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
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
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
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
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
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怠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
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
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多夏且暮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佞
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賦莫大乎德有心而心
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
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尔
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
於於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

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
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主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
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
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
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
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
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
 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
 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汜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
 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
 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胥脰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褐為衣以跣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

定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音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真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胼无肢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
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
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

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白表接萬物以
別者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暗命驩以
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
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念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平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
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
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
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
柏完輓五管胡斷與物死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

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徃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无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
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
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
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戩然惡可
而言常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五管斷其所謂道
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并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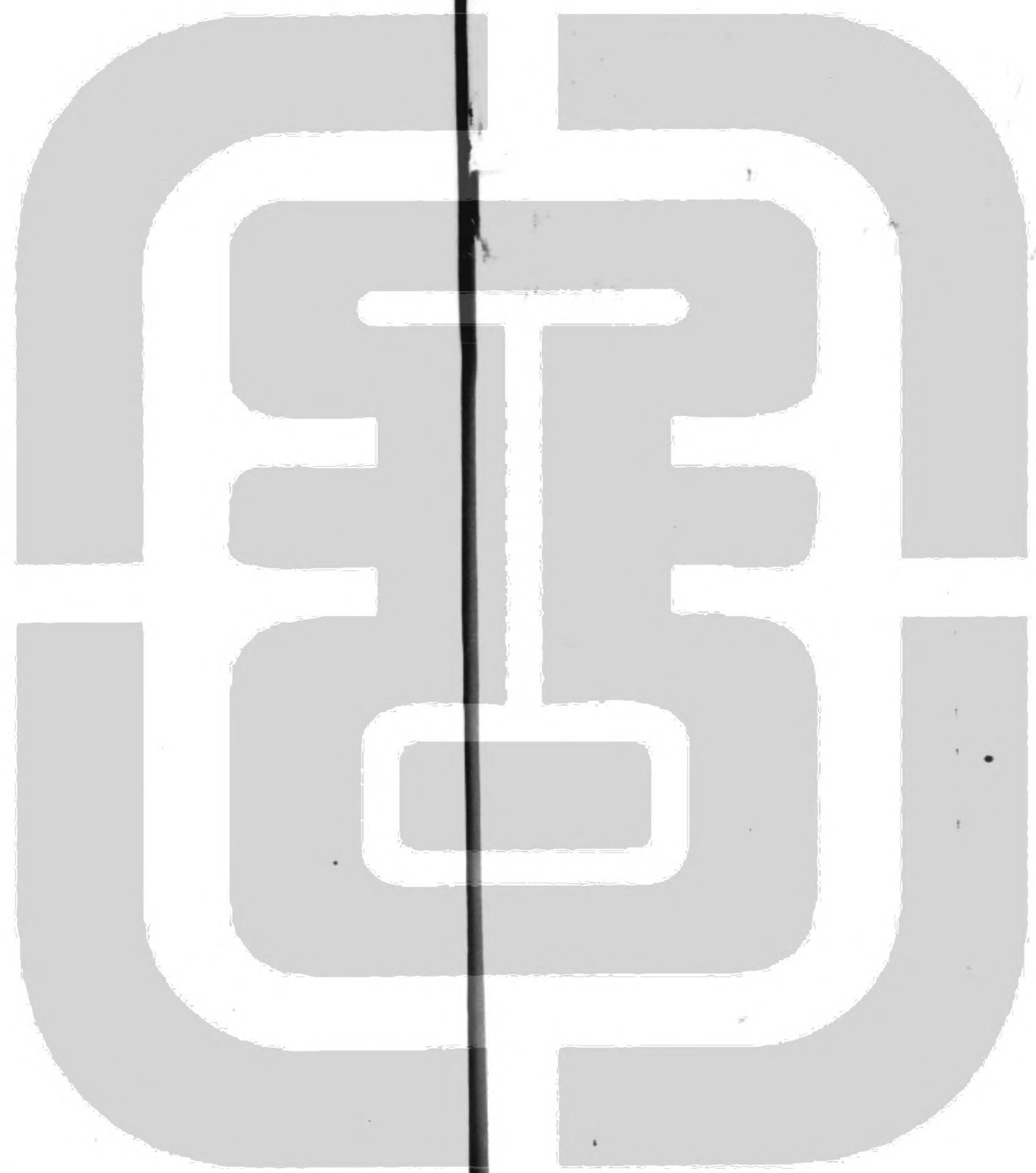
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一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元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斃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物之意
曰至大元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无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

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
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
山出口。輪不跟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
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
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
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

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及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曰俞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

影競走也悲夫





三
小
三
上
下
亥

卷
十

九

